

萬有文庫

種百七集二第

王雲五主編

山西先生真貞忠文公集

(八)

真德秀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公忠文真生先山西
(八)
撰秀德真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

墓表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

故建昌太守嚴陵詹侯將葬。蒲陽陳師復爲之銘。旣葬。其孤某復請予表其墓。予曰。銘墓非古也。銘而又表之。益非古也。然古之欲銘先人功德者。有鼎彝焉。今亡矣。人子思顯其親。將焉託耶。然則雖銘其墓可也。銘而又表之於義何居。予故曰。益非古也。且侯之墓。師復寔銘之。以銘者之賢。則知得銘者之賢。亡疑也。子之欲顯其親。可亡憾也。而奚以表爲。雖然。予之於侯。有所深敬焉。又有所深惜焉。侯之免俸而選于銓也。銓吏曰。是當復爲縣夫。倅而縣。世之所未嘗有。吏直邀吾賂焉爾。侯獨曰。縣可爲也。賂不可爲也。卒請宣之南陵。以去既至。廬民如在荆時。歲方饑。振而卹之尤力也。夫自高而卑。逸而勞。世俗之所甚耻。而不樂焉者也。以其所甚耻。故求所以免其耻者。無不至也。以其所不樂。故凡可以遂其樂者。無不爲也。士之所以失其常心者。其不由此歟。今以侯之事觀之。非所謂卓然異於世俗者乎。蓋不耻人之耻。而惟賂吏之耻者。知義也。不避人之所不樂。而惟及物之樂者。好仁也。義與仁。天下之正理。而侯皆有志焉。顧卒不得少究其韞。以死此余之所以敬之。而又惜之也。侯之可書。衆矣。予獨表其一節者。以世俗之所難。而銘之所未及也。銘而表之。雖有異乎古。然書其銘之所未及。以勸爲善者。是亦古之遺意也。於是乎書。寶

慶三年十二月甲子建安真某述。

宋故蘄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

嘉定十四年女真謀寇邊邊報至蘄蘄守李公戒將吏僚屬豫修戰守備二月甲子虜絕淮而南陷六關圍黃州蹂蘄水縣公命出兵迎敵遇于橫槎橋破之居數日虜擁衆臨沙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虜兵大至決隍水焚戰樓皆爲我師拒遏以退又明日移兵要衝爲必渡計我師直前奮擊殺其渠帥一人餘鳥獸散虜雖屢挫然自是謀益巧攻益力未幾遂傳附音城下圍之數重虜燔吾所立柵我師爭之殺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丙戌朔虜攻西門射郤之有據胡床督衆者斃以一矢虜造望樓以窺我我爲疑兵以視之旣又使人持書來脅降吾守者公命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虜以攻具進我亦設械禦之長斧巨石當者糜碎煙燄所及蕩爲飛埃夜則壯士擣其營每輒克獲居數日虜攻北門銳甚我師縋而下剽其人毀其梯衝旣又迭攻吾四墉皆敗走前後踰再旬卒不能得志於我會黃州失守復鳩其醜類以來我之將士軍民殊死鬪亡一毫退沮意虜技窮垂遁矣不幸援師遷延莫至我之叛將復導賊以登辛丑城陷公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嗚呼公藐然一儒生爾使其雍容朝著論說古今不過以德人莊士目之一旦憑危堞嬰敵鋒奇變捷出若老於戰陣者援路旣窮竟以身殉其堂堂大節視晉之卞侍中唐之張睢陽無不及焉議者徒知公倉猝所立之絕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開禧中某與公爲僚于閩帥幕府居相鄰游相樂也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爾某敬佩其言一日有詔書廟堂以糜捐自誓者公毅然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爲君父死爾可輕以許

人乎此公伏節死義之心已定於平昔講學之素矣及是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何求獨欠一死爾寇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吁公之素心堅定如此其視事窮執迫不得已而死者可同日語乎昔者子路問成人孔子旣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告之矣至其門人子張又以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與祭思敬喪思哀並言之聖賢平日講論必先以危難自處他皆言思而此獨不言思者豈非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乎此公所以自斷而弗疑也公之學主於力行而充以涵養平居接物容色晦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凜焉不可回奪某久從公游覩之熟矣嘗竊以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公實有焉使其見用於朝居扶顛持危之地則若汲長孺之不可招麾蕭望之之折而不撓皆公所優爲惜也巨木百圍不得以棟楹九廟暴風疾雨仆之於窮山荒谷之中自公而言固得其所以死而爲世道人材計者可勝痛哉世皆言公守蘄以扞賊有蔽遮舒巢之功某獨謂公之一死足以激昂天下臣子之心使知幸生不足榮而義死不足畏帥是以往人人皆金城也保全二郡直其細爾還觀一時邊鄙之臣蓋有惜死而逃者矣鼠雀偷生迄亦不免含愧入地猶有餘辜公雖歿而義烈昭然與天地日月相爲亡極是豈不深可貴耶始公之議城守也通判州事秦侯鉅教授阮君希甫實與公協同一心其參與籌畫則軍事判官趙汝標知蘄春縣林槩主簿寧時鳳其分任守禦則統領孫中江士旺監轄嚴剛中是數人者職守不同人品亦異然皆生盡力死盡節無一首鼠自全者事方急時或說寧君出城以追難寧曰平時辱太守深知賊至之日握手丁寧勉以忠義今可負之邪觀寧君此言則公之以誠與義感人使至死不忍背者其必有道矣公旣闔門蹈難兄之子士宏適來省

覲亦與焉。某時憂居故山，有以其事告者，悲慟久之。顧謂家人曰：「天必不絕忠臣之後。」已乃聞其長子士昭以先返舍，獲全噫。天道之可憑若是哉！初，公爲惠民倉屬，某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舍俱蕩滅，而此倉巋然獨存，遺民來歸，賴以有濟。公雖死，其惠猶足以救饑殍，活生靈，可不謂仁矣乎？世降俗靡，士大夫以全身保家爲賢，聞公之死，相與訾議者不可稱數。賴天子仁聖，愍書恤典，所以褒揚者甚寵。然後人知忠義之獲報，而公之道始大光明于時。故龍圖閣學士四明袁公旣銘其藏，士昭復謁某表其墓。某惟袁公之賢，其言足以信萬世，不待表而見也。獨念平生與公交踰金石，其可默亡一辭，輒敍所聞與誌銘所未及者，以俟後之君子。嗚呼！公今已矣，士大夫聞風興起，豈必危難而後見哉？立朝事主，以盡忠竭節，自期蒞官臨人，去苟且自營之念，則是亦公之心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高山則仰之，光明正大之行，則必行之，非可以徒仰而已也。有志之士，其亦勉諸。

九峯先生蔡君墓表

君名沉，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子也。先生嘗特召，堅辭不起，世謂之聘君。云聘君以師事朱文公，而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蓋引以自匹也。當是時，西山之名聞天下。君之昆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父公游。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底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聘君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君旣受父師之託，廩廩焉常若有負，蓋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

帝三王郡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博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於二書闡幽發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慶元初僞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繙聘君亦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理義自怡說浩然無湘蠱之思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以欺也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文公所嘆重然學者鮮闢其微間以叩君毫析縷解使人洒然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嚮背歷歷如指諸掌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時違遂指山林爲歸宿卜居九峯邃奧重掩雖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以用君不屑就也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某之生也後不及拜聘君床下而喜觀其書嘉定中始見君后山未幾過予洪都之郡齋留止數月暇則相從質問得所未悟後三年將之潭詣君以

別戶庭潔幽竹樹茂美如適君平子陵之居伯季聯席衣冠偉然若圖繪中見古人物會李敬子公晦葬元思繼至引觴命酬名論迭發難以辨爭竟日散去未知別離之可重也比年退處念一相從於蘆峰巔亭間迄不可得而坐中客如君與公晦父皆不復存然後知一日之會爲千載之訣其亦可悲也夫君之沒實紹定三年五月壬辰年六十有四是月甲寅葬九峯之東原始君之名若字文公寔命之欲其潛心體道默而成之也及君長子生公復命之曰模欲其循法履度動與道合也公之屬君父子者如此君既克佩師訓模亦進未易量次子抗以明經擢進士第餘亦嗜學有立蔡氏自牧堂老人以道術名西山振大之君與二昆又相與闡明之然皆堙淪弗糊或以爲蔡氏恨子曰是不足恨也魯之曾氏自歲以後未嘗仕而聖師與其志道統得其傳至西猶羞比管仲是其所得多矣漢陳仲弓子孫繼隆貴然公慙卿卿慙長位高而名益下君子病之若君之家學淵源河洛羽翼魯鄒繇祖暨孫先後一轍言學之有本者必推焉此其可貴豈區區人爵比乎君之言行予友黃君自然狀之模復謂予表其墓予不得辭也故爲敍其梗概俾刻之石後之君子其尚有考於斯

墓誌銘

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寶文閣待制李公旣歿其孤洪宗爲書赴某于西山精舍且請銘某曰僕非能銘者也矧方儼然在衰絰中敢辭洪宗書再至援昔人故事以請甚力某滋不敢當顧念昔者假守溫陵時公與故寶謨閣直學士

楊公炳今顯謨閣直學士傅公伯成以法從耆德居里社年皆垂八十矣泉人號三大老歲時讌集龐眉
華髮奕奕相照若圖畫中人某以後進從之游蓋相予歡甚洛陽之別意各黯然視公色尤若眷眷者自
江西來歸公數以書問生死今纔幾時而遽不起乎則爲潛焉出涕而公之言行事蹟傅公實狀之某雖
不能銘然賴傅公之文足以傳信行遠用不復固辭蓋公生中原名族能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而清白廉
介之節終其身不少變世之稱公者以是而已至於立朝正色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則世或未之知也開
禧初元公自湖北召對首論建事立政必廣詢博採以盡下情因言朝廷政令之更變者數事且曰此特
其小者爾有大此者苟不謀於衆而遽欲革焉人言未同人心未一殆恐發之易而收之艱時韓侂胄用
事久欲弄兵倖勝以固其權人情洶懼鄧友龍輩以從臾傳會據要路異論者輒斥帷幄近臣噤不敢發
一語公新從遠方來顧抗論如此識者踴其忠迨進貳版曹又以居獻納之地有大利害輒盡言於朝亡
所避旣兵敗于外鄧友龍以首事生釁蘇師旦以謀將納賄皆坐逐公以爲猶在善地未足塞責移書侂
胄乞敷奏顯正其罪且謂聖上寬仁若未忍卽加誅戮亦宜更議遠竄以解天下之憤時侂胄雖勉紓二
人以逭謗而意常芘之不衰故士大夫以公言爲難權臣雖不憚然憚公之辭直弗敢怒也更化後迄如
公言嗚呼公其可謂剛正篤實之士矣予故表而出之以示當世云公諱訛字誠之系出唐郇王禕由郇
王十一世至漢宰相濤仕本朝爲兵部尙書又四世至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子六人曰昭玘元
祐間爲起居舍人其季曰璵則公之曾祖公也世居濟之鉅野建炎中文肅公避地于泉因家焉今爲晉
江人國朝以文治天下方全盛時名臣輩出率由文學選元祐內相眉山蘇公爲天下宗師中丞高郵孫

公亦時偉人。右史游蘇公之門。而悟作文之法。於孫公淵源所漸。至文肅公宣和間。顯內外制文。名盛天下。建炎中興。雖由忠力位執政。一時大詔令尙出其手。故李氏號文章家。公逮事文肅公然。尙幼於諸從兄弟。年相若者。已獨嶄然見頭角。太中公旣以疾不仕。望其子甚切。公蚤慧。知奉承太中意。日勤於佔畢。年寢長。益務博覽書史。采摭前文人所造語。及奇字險韻。備作文之料。具日矻矻不休。其爲文。下筆輒千言賦詩。它人方儲思。已成篇矣。年十三。用文肅公休致恩補承務郎。旣冠。監潭州南嶽廟會。朝廷始嚴銓試法。中之調興化軍仙遊丞。年雖少。已有能聲。諸臺多謾以事。主管南外睦宗院。時有以南外宗鬻酒之弊。聞于朝。更選任前度友郎趙公。不敵爲宗正。革去。掊斂積蠹。宗室女有年長未嫁者。悉擇所配。令有所歸。公多所建白。史文惠當軸。陳正獻梁文靖咸以書薦公可用。將以二令處公。公以親養。不樂遠去。求通判漳州。以歸漳舊號。閩中道院爲倅者。又多以迫爲嫌。事非部使者所謾。漫不可否。公悉心以佐其長鉅。細無所隱。時劇寇沈師旣平。而它盜相挺於鄰壤。公被帥檄爲防備。郡以無警。帥忠定趙公以其事聞。且乞用公知汀州事。雖不果行。而當路由。是益知公才。遂擢知黃州。孝廟臨御久。益厲精。邊郡尤不輕畀。宰相初以公姓名聞。上問如何人。宰相以有吏能對。可之。公旣對。首論邊郡數易之弊。乞倣漢制。令郡守兼領武事。遵祖宗久任邊將之法。上意甚悅。將赴郡。趙公時再帥閩。謂公曰。黃邊江賈船至。困於重征。而舟無所泊。多以風濤壞。盍求所以爲泊舟之所。公至。首訪利病。會歲饑。遂以官錢募飢民。開內澳六百丈。民不告病。而商客以濟。治以最閒。部使者交薦。任滿奏事。乞於冬水落時。凡沿江沙淺處。增置守備。光宗開納詢問甚悉。公奏對亦詳。遂至移刻。玉音諭卿退。條具以聞。公復條上。聞者謂將用矣。會宰相留公丐罷。

待命于郊。公對雖稱旨，無將順上意者。以公知潭州，未上。丁太中公憂，服闋，知袁州。爲政如在黃時。江西號粳稻之鄉，然民無貯蓄。一遇儉歲，常平所儲既尠，又必關白使者，待其符下。每患不及事，公擇用度，凡廚傳苞苴等事，一切不爲。旣有餘，則儲米幾二萬斛，名之曰州濟倉。春夏糴貴，則發以糴。秋冬收成，復積之。如常平法。朝廷知公治行，用爲夔路提點刑獄。未幾，除轉運判官。蜀四路惟夔最崎嶇，山峽間民貧窶，然水耕火耨，官苟無擾，亦廩廩足。公約束郡縣，省追胥理冤枉，禁苛暴。一切以靜治人，用率服漕置司夔子屬郡有鬻鹽之利，歲計取足，羨錢猶多。吏或不良，以羨爲市，公悉以代上供之虛椿補綱運之隱沒。幾二十萬緡，移荆湖北路。兵釁將啓，調度多屬之王人，而外計寔任轉輸之責。公選用屬吏，鉤考稽隱，計事無乏。會攝總饋，前使者盜用庫錢二萬緡充饋賂，至以買妾，將爲欺隱於官文書，未及而死。吏皆懼，累公以其死也。不欲暴其事，密聞於當路。以其緡爲應副其喪事而已。人以公爲長者，召對，除吏部郎，遷大理少卿。尋遷卿，會詔獄辭所連，有當權及時宰所仇者，欲因中傷之。公無所觀望，案上復却弗顧也。卒獲其平，在廷尉三年，每獄上，雖以情法酌其輕重爲當，必白于廟堂曰：「有司但知守法，朝廷當從寬典。」若有司欲亂法，是恩歸於己，而怨歸於上。朝廷欲盡法而行，則又人無所措手足矣。其言委曲而不激，故多施行。寺修斷例，久而未就。公乞顥命編修官，且立程限，又以例四萬餘汎，然無統難於偏閑。若徒流罪誤有出入，有司處斷，雖或過差，未至相遠。至于當死而生生而死，其相去殊絕。請以大辟案分爲十，其七編麗死比，而獲生者以示好生之仁。其三編附生比而論死者，以存止殺之意。前此未有以爲言。公白發之號稱職，未幾，權戶部侍郎。方時多事，調度百出。公盡心於其職。部舊有總轄司，以鉤攷五子司錢物出入之數。

知其虛實後廢公請復置之吏率惡其害已郎官有不快意者中於言事官遂以論罷朝廷知其誣不半歲授祠祿再閱月起帥廣西時江西賊李元勛未平連湖廣數路皆警公分遣兵戍措置寨棚諭集士丁據守險要盜不能犯其治郡一以寬厚廉靖爲本而積年逋寇設爲方略督責悉擒連歲大稔邊徼無事除集英殿修撰繼陞寶謨閣待制且因任焉公力求出外遂以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建俗剽悍輕於殺人有鬪者公責旁人諭解其爭且明長少上下之分俾知有禮方楮券稱提之令下部使者奉行過當或計物力科買或責兌券之家日約以若干錢或欲盡官帑所蓄兌於民以昂其賈公以民旣徧受其害官亦將空虛多尼不卽行或譏諸朝謂公害稱提之政然閩中自更幣後爲政者爭事苛急而告訐之俗興編民貿易小不如法輒坐黥隸沒入由是畏楮如毒虺得之者惟恐推去不速也自公下車行其所無事然後人視楮爲可用無復前時疑畏之患要爲有功於稱提者而朝廷未之知也因公丐罷命進職三等奉萬壽祠以歸旣退居于家始買地臨河更宅劣可居築樓東偏扁其下曰臞菴對河爲圃手植花竹日徜徉其間性不飲客至賦詩弈棋而已祠秩滿告老上命復畀祠者再嘉定十三年十月八日甲子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積階太中大夫職寶文閣待制爵隴西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致仕進通議大夫遺奏聞贈宣奉大夫曾祖璫故朝請大夫贈少師妣仲氏贈鎮國夫人孔氏贈鄆國夫人祖邴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累贈太師謚文肅妣任氏贈魯國夫人考紳承議郎累贈太中大夫妣陳氏贈碩人公娶陳氏再曾氏並贈碩人子二人長慶宗迪功郎早世次洪宗承務郎前監福州嶺口倉女五人進士謝汝嘉承奉郎知湖州歸安縣丞梁挺迪功郎前監台州黃巖鹽場曾子厚迪功郎福州左司理參軍傅齊進

士諸葛琰其壻也。孫男三人龜迪功郎新興化軍莆田縣主簿集孫壽孫尙幼洪宗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壬申奉公柩歸于南安縣上塘村之原從治命也。有文藁七十卷續通鑑長編分類三十八卷談叢七卷藏于家。初公以家世文儒少年勵志欲由科第進諸兄弟方以文爭勝不相下伯父萬如先生縝獨愛公授以手所校西漢書曰此予平日所用心子姪非好學不以畀也。公朝夕讀益從師友學爲舉子文三預漕薦一爲榜首再試禮部不第遂棄去不復爲而刺以它著撰及吏能取知諸公其學問雖不顯名一家獨謂二程先生發明聖道之傳蓋漢以來儒者所不及寔生於黃途於黃立祠且求朱文公先生之文以記之推原本始以示學者趨鄉居官不爲詭激而可以惠利者無不爲其大者固已大書深刻其小者若漳之建菴宇給閑田以便往來黃之創餽屋居戍兵以省科擾袁之寬過稅優行商以免寇害在夔在桂建營叢冢以葬流尸築銓館以待寒士架輿梁以利病涉積羨錢以振無告治道路以便行旅蠲逋稅以寬民力不可殫書性疏通易直所至不求官吏短長部使者有所施爲可行則行不可行亦以書順導之使知悟賢者多樂從之執已見者間以取怒守黃日轉運使者嚴僞錢之禁公謂私錢與官錢雜用已久一旦驟嚴禁公私折閱多人情不安在邊郡爲非便漕怒以公爲縱盜鑄公恬不卹已而漕竟以此罷廣西地曠且遠吏尠奉法楊公方時將漕性廉介不可干以私而嫉惡太過發摘多官吏重足而立公以臭味之同相予厚然意以爲治道去泰甚遐方僻壤士大夫一遭按治至有全家流落不能歸者亦當時有縱舍由是未嘗以小過按吏也至建寧卒以與使者議不合而去蓋其志在於惠養小民全安下吏而已利害則不問焉初文肅公薨未謚淳熙中近臣言及叱苗劉事孝宗嘉嘆特令定謚事下奏常奉常采

謚法應事有功定謚文敏。公謂建炎叱折兇渠，褒詔具在。叶謀復辟忠烈，曉然豈曰應事既登朝請改之。遂更用奉常考功之議，易敏以肅。又以文肅公遺藁久未流布，懼歲月逾遠，易於散逸，鋟木于黃朱。文公實爲之序，墓隧之碑未立，謁于周益公。公旣銘之，而復親爲之書。文肅公雖寓于泉，以其左僻，有意洪饒之居，公買田築室于豫章，俾次子居之。命其堂曰成志，而身歸溫陵，奉墳墓。凡子孫所以顯揚先烈，而繼其志者，靡不竭盡其力，可謂能孝矣。家居守儉約，不以一事紊官府。任子恩旣官其子及長孫，遂於諸媖中擇好學而文者，亢宗奏之。然後官其外孫曾荷孫、文肅公居泉，僅有墳田，歲租千斛，五房共之。至公悉推所當有以予貧者，宗族及外姻之昏嫁死喪，多隨力賙助。之所以奉養，則泊如也。年踰六十，卽製衣衾棺斂之具。前五年，卜吉壤營壽臧，命之曰樂丘。時造焉，秋九月屬疾，乙卯晨起曳杖，消搖于門，見者謂其良已。後九日，子姪輩環侍，命坐語如平時。諸姪退甫及門，已溘然而逝，聞者傷惜之。惟李氏自樂靜先生以昌言直道入元祐黨籍，厥后代有顯人。至公上承累世緒業，遂歷清貫，爲天子侍從之臣，斯亦榮矣。然使公平生所立，或少自畔於先訓，雖襲紫傳龜，顯融赫奕，以之銜俗可也。豈昔人所謂不朽者哉？教衰俗圯，士大夫出身名閥，妄自菲薄，以洿辱其先者，爲不少矣。故某於公重有感也。若是，予焉得不銘銘曰：

維古之人

世德是貴

爰暨未流

以祿相侈

抑抑李公

奮于名家

一節初終

如玉不瑕

昔在滄洲

清醇亮直

亦有雲龕

毅然正色

元祐大論

建炎忠勲

奕葉相望

郁乎清芬

公曰艱哉

曷繼前烈

蟾菊綴蘭

漱芳濯潔

退然其容

山澤之臞

義激于中

可敵萬夫

噫嗟柄臣

盜弄戈甲

公獨從容

遇其牙蘖

惟恢首釁

惟冀鬻官

可使斯人

善地是安

言雖莫售

聞者增氣

大化既更

迄如公義

逆逆龍鱗

攫之匪難

料虎之頭

厥維孔艱

人謂公榮

簪筆待橐

孰知公心

優繇一壑

容膝之隘

視猶廣居

梅竹之東

所曠者書

薄節魚符

漢淮嶺蜀

有田一廛

泰然自足

世教日淪

夷祖昭孫

誰知李公

不辱其門

樂哉斯丘

公斯自卜

銘以昭之

過者必肅

宋文林郎誌銘

慶元二年五月某日金華宋君以文林郎廣南西路鹽事司生管官終于廉州官舍是歲十一月某日歸窆于隆興府新建縣龍子岡後三十有三年君之子自適介章泉趙公昌父有謁于建人真某曰先君子之葬也黨論方譁先友大愚呂公子約書來告母遽銘自適不敢違歲月飈馳丘中之木蔭數畝矣而墓道至今無文可刻懼終泯焉亡以詔來者敢請銘某曰僕之生也後不及撰杖屨從先大夫游且樸學無詞華懼不足以有發敢辭自適贏糧逆旅凡三月婁請弗予置且出其書數通其一曰宋某字茂叔生於紹興壬申年十二三已卓然自立爲鄉里先進所知從呂伯共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共大奇之紹熙改元第進士主筠州高安簿豫章帥王謙仲丘宗鄉尤延之皆待以上客宗鄉以虜爲書狀官歸循從事郎掾融州秩滿辟廣西鹽事主管官漕張君量胡元之又待以上客蓋其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廉勤足以勵俗不幸年四十餘卒官平時於經史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興寄殊高遠嘗次陸務觀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却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智次所蘊可見矣視其

名若氏，則故相益國周公也。其友王山徐斯遠，南城包顯道，又或傳其事，或爲詞以哀之。而徐之言曰：茂叔之材，內介而外通，平居一語不輒發，及其慷慨論天下事，是非可否，無所回隱。雖平生故人，執政柄在顯塗，一事不可君意，必騰書責之，弗置也。至於通練世故，熟識閭里情僞，吏治得失，則雖世之以吏能著稱者，無以過焉。茂叔其可謂有周天下之材矣。某讀已豐，然曰：益公之言，金石也。雖微徐君之傳，人其有不信者乎？夫傳猶贅也，銘之滋贅也。雖然，自適之志，庶矣不可以虛辱。則考其世系，曰曾祖裕，贈奉直大夫，祖有朝奉郎，知郴州，其歿也，東萊呂成公志其墓，考沈學篤行高鄉人，尊之曰厲齋先生。君之母，在郴州獲異夢焉。旣生，有異質。甫年六七歲，見經子輒成誦，若夙昔。昔郴州倅長沙君，年十四五，南軒張宣公一見許，其資可以任道。旣又執經東萊之門，方是時，四方雋茂聚于麗澤者數十人。君未至，一旦穎然出其列。成公寢疾，獨以任重道遠屬君，及大愚云：其掾融州守貳，不相能，事積弛。官奉兵食，至或經年弗予。君白守此戶曹責也，則爲分晝措置。凡廩奉先兵後官兵，先外寨官，先下僚，而后以次徧及。燕餽它費，則以幣餘當之。郡仰鹽利以給歲入，比大虧。君爲爬梳剔治，未幾復其舊。先是郡官秩滿，多不能歸。君請次第償其逋奉，且帥同僚助以私錢，不半歲得替官亡留者。一日郡卒謀倡亂，其徒羣詬曰：自戶曹來，吾輩妻子始亡饑凍者，若等忍負之乎？治獄細大必躬戒吏胥毋得輒拷問，因能書者聽自書，不能者許以吏代，而面覈之。片辭不同，輒坐書者，以故人得輸其情，雖重辟未嘗施一捶也。田主憇其佃不輸租，君命兩造至庭詰之，顧其貌頗相若，密使人盡取主家文書來驗之，則庶弟也。命還本生，而均其產，以清檄行視。